

記憶中的毛澤東

王 覺 源

毛澤東綽號湘潭漂

共奮毛澤東的出生和幼年，始終是一個謎，很少人能道其詳。他的家族，世居在湖南湘潭易俗河附近的韶山沖（有人說龍山沖，不對）。長我約十歲左右。我在長沙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已二十六、七。因為他會說大話，我們同學暗地裏常叫他「湘潭漂」，（本是湖南俗話，指湘潭人會吹會拍）時日久了湘潭漂便成了毛澤東的綽號。他有一個別號叫「潤之」，他並不愛用。據其自道：不用，仍留着以紀念他的祖父。什麼意思？外人却不知道。其家世以耕讀為業。他的父親毛仁生，開雜貨店，又以刻薄起家，算是一個小地主兼小商人。按照共產黨的階級區分來說，毛澤東自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分子。他在鄉間由私塾讀到小學。畢業後，已經十四、五歲了。他父親為他娶了一個比他大五、六歲的老婆（姓氏不傳）。老妻配少夫的風俗，在湖南原不很多，因此其鄉人常流傳着兩句歌謠：「毛家有個小兒郎，討老娘共床。」據說：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其鄉人亦有兩種傳說：一說這女

孩，相當風騷，婚前曾與人有染。一說毛父以毛澤東年幼無能，竟然父子職，湘人稱為「扒灰」。真氣得毛澤東頭頂冒烟。娶個老婆娘，他已經不甘心了；又碰上一個人面獸心的父親，火上加油，就怪不得毛澤東憤激之餘，要離家出走，痛恨乃父入骨！此後，毛澤東亦始終譁言此一婚事。所以毛澤東一生之「刻薄寡恩」，與鄙視「道德觀念」，始作俑者，或許是因其家庭刻薄傳統與其禽獸父親所予之刺激。他後來之膽大妄為，無惡不作，似即種根於此。湖南馬日事變之時，其鄉人或為避免牽連之災，則另有一種傳說：指毛澤東小時，即不務正業，好吃懶做，尤不願下田操作，日與鄉里頑童地痞，為非作歹，早被乃父逐出家門，脫離了鄉里親故關係。這一傳說，不論其是為曲隱毛家醜事，或避牽連；而毛澤東之少年無行，離家出走，無論任何原因？總是不光彩的。

逃離家庭流浪長沙

毛澤東逃離家庭以後，轉徙百里到了長沙。無親無故可投，亦無事可幹，終日流浪街頭，生

活幾瀕絕境。據他自己後來說：想去當兵，部隊以其年齡太小，文弱不能耐苦；想當商店學徒或到工廠作工，又無門徑可通；想要繼續讀書，吃飯已成問題，那能繳得起學雜費？他在長沙鬼混了幾年，全靠一些流浪朋友來分潤接濟。雖得免於饑寒之苦，實已形同乞丐。也由於流浪朋友的指示和幫助，後來終於考進了湖南第四師範學校。當時湖南的各級學校，都極重視國文一門，尤其是師範學校。毛澤東在鄉間私塾和小學，讀過一些古書，作文也寫得通順，這就成了他能夠考上學校的資本。加以師範學校，不收學費，正合了他窮困生活的要求。民國三年，第四師範學校，歸併第一師範，順理成章，他就成了第一師範的學生。他在第一師範，原不是個好學生，更鄙視呆板的功課，愛搞無聊的活動。所以毛澤東學問上的本事，僅在國文方面能寫幾句文章做幾句詩詞，對於其他科學知識，則大都茫然無知。而且個性風流浪漫，時常衣衫不整，放浪形骸，許多老師和同學，都討厭他。當時一師校長易培基先生，後來也說過類此的話。段麟郊（與毛一師同學，抗戰時任行政院專員）先生曾告訴我一個故事：

「毛澤東經常逃學不上課，偷出校門，手挾彈弓，以紙團作彈子。遇見女孩子，則向之射彈。迨女孩上前來理論時，彼則笑謂：我打『刮刮叫』（湘語漂亮之意）。當時湖南男女學生交往風氣，尚未開放。女孩子見他笑說『她漂亮』，亦心中竊喜，臉紅而退。毛澤東則洋洋得意，向同學大吹牛皮」。其次毛澤東能說好辯，詭計很多，善於捏造謊言坑人。有一次與同學閒談：「福湘（女中）很多女學生，已來本校，現正分散在各處參觀。同學們聞其言，便擁擠前去看女生。終於一個都沒有找着，轉來問毛澤東，毛則大笑不已。」毛澤東少年無行謊言欺世，設阱陷人，大都類此，其乖頑暴戾，實亦今日太保流氓之流耳。

師範學校出身的學生，如果不求深造進優級師範，照例可以擔任小學教職。毛澤東一師畢業以後（民國七年），却另思有所作為，未去擔任小學教員，仍在長沙流浪過日。這時，他行年已經二十六、七。作者此時，已在舊制中學畢業，學歷可說正與毛澤東相等，祇是年齡差他約十歲，毛澤東本其流浪多年的經驗教訓，人情世故，隨年俱長的關係，比之不才如我者，就練達多了。他一師畢業未久，終於結合一師幾個同學與其流浪朋友，組織了一個團體，叫「新民學會」；出版一種刊物，叫「湘江評論」；（毛主席）大肆展開社會活動。我所能憶及者，最初參加新民學會的有：何叔衡、夏曦、郭亮、李維漢、易禮容、蔡和森、毛澤東、陳昌、周以栗、蔣先雲、楊福濤、劉東邦等人。後來且都成了共產份子。

清黨時，夏曦、郭亮都正法了。到五四運動以後，該會的會員，已增至百餘人，也發生過影響作用；但毛澤東尚未形成爲一個頭子。表面上看來，何叔衡比較能符衆望。何貌似老學究，不會說話，看來很誠實熱情的樣子，與人容易接近。匪黨在上海成立時，他與毛澤東同爲湖南代表，出席參加。

投靠陳獨秀李大釗

五四運動的時代是中國思想界最紛繁龐雜的時代，有些學生、青年，想從思想中找出路；但極多數的學生青年，則激於愛國熱忱；互爲因果，糾纏不分，於是乃有「湖南學生聯合會」出現。會中分子的思想，雖不純一，因愛國而反日，反軍閥的目的則一。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，便是湖南學生當時最直接的對象。因爲自民國以來，北洋軍閥湯錫銘、傅良佐、張敬堯前後督湘，搜刮屠殺，已弄得湖南百姓，困苦顛連，怨聲載道，故「倒張」運動發生以後，馬上形成爲一種激潮。張敬堯則大施鎮壓手段，橫蠻的壓制五四運動，極力摧毀各種鬧事的社團。湖南學生聯合會，（作者亦負責人之一），即首被限制，週刊一種亦禁發行。繼之毛澤東等的新民學會，既無法繼續活動；湘江評論，亦被禁封。毛澤東自己說：他此時在長沙，不但不能活動，且無藏身之處，（張敬堯要拿人）。適湖南學生聯合會，秘密舉行會議，擬派代表分赴北京、上海請願：「驅逐張敬堯」。毛澤東實緣得了學生代表資格的機會，乃於民國八年假公濟私，離開長沙，到北京去找陳

獨秀李大釗等，乞爲聲援！適陳獨秀已遷往上海。李大釗對「倒張」之事，實際亦無法相助。不過毛澤東的目的，並不在此。迨李大釗明其另一企圖後，乃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，任一館員，以安其身。毛以志不屑此，未久，復轉上海，始得與陳獨秀相晤，表示願意投身旗下。當時陳獨秀對毛澤東的印象，並不甚好。惟思自己門下，尚少湘籍同路人士，（此時湘人與陳發生關係者，毛爲第一人），將來或有可以利用的價值，乃勉強收他爲「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」（中國共產黨前身）的會員。自此，陳之對毛，視同家奴，常不假以詞色，動輒以家長資格的態度，予以斥責辱罵。毛以在滬生活潦倒，寄人籬下，祇得忍氣吞聲。而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懷恨，以及後來積極倒陳的「家長制度」、加陳以「托派」罪名、掘墓暴屍並奴役其妻子，似無一不是報其當年一箭之仇。

毛澤東在上海這段時期，生活潦倒，態度浪漫，不修邊幅，仍和他在長沙街頭流浪，窮極無聊時是一樣。或許還要過之，因爲他此時已失去當年流浪朋友的接濟了。後來有「紅色舞臺」（李昂著）一書，其中描述毛澤東在上海時的情形說：「他（指毛）的頭髮，長得像洪秀全部下的老戰士（清人稱長毛賊），面孔似乎從沒有洗過。至少是從沒有洗乾淨過。從他的頭頂上，從他全身皮膚上，至少可以削下一斤以上的泥土。我於驚詫之下，歎惜中國人不是個個像他一樣，否則，外國的肥田粉在中國，一定沒有銷路。我怕他靠近我，因爲從他身上散佈出來的氣味，足

以我在辛亥革命以前，吃下去的東西，都要吐出來。但是世界上居然有人愛他，真是咄咄怪事」。紅色舞臺的作者大約是基於反共反毛的心理，形容或未免過火。但毛澤東的邇邊（汙濁），原是有名的，不愛洗澡理髮，更滌衣服，却是事實。這或許是因爲太窮；但民國九年以後，他的生活費用，已有上海方面來接濟；也仍是經常不修儀容，不潔衣履。

大約是民國九年左右，毛澤東受了陳獨秀之命，由滬返湘，組織所謂「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湖南分會」。原來要捉拿他的張敬堯，也已經被逐離湘。毛澤東無所畏忌，手裏又有陳獨秀每月給他的活動費。不久，所謂「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湖南分會」，正式成立。參加的分子，多係原來新民學會的班底。我當時的思想，原未定型，對於各派主義學說，都還抱着懷疑的態度。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明知他們搞的是什麼名堂，即不便和他們太過接近。但他們爲擴大開會的聲勢，四處拉人參加，即不是同道思想的人，也都來者不拒。我和幾個舊同學，也被徐特立（第一高小的老師）的牽引，去湊熱鬧。在這一機會下，我與毛澤東才多談了幾句話，以後也常常見了面。當時覺得毛澤東還頂不錯，不如陳獨秀之故意矜持，人蠻和藹，說話不愠不火。又誰能料到，他竟是一個口蜜腹劍，心狠手辣之徒呢？此後，我因自己的工作，離開了長沙。直到四年以後，民國十三年，在廣州，才與毛澤東再度會見。

「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湖南分會」成立以後，並由毛澤東設計與會員所領導者，尙有三個

附屬組織：一是何叔衡在長沙所搞的「自修大學」。這所謂大學，亦如後來共產黨所搞的「延安大學」，沒有一般大學的設備與課程。講的都是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。以滿足青年人的好奇心，引誘青年人入彀，加入該會爲目的。當時湖南的青年，雖多嚮往新思想，尋找新出路的趨向；但一般學生家長，聽了「萬惡孝爲首百善孝爲先」無人性之說；聽了「共妻共產」，尤其是共妻——之說，都爲之駭然，指他們是「禽獸」，不讓自己的子弟，踏進這所學校。故幾個月之後，這所「自修大學」，就自動關門了。二是夏曦所搞的「青年俱樂部」。這並非如今日一般的俱樂部，是爲青年消閒嬉樂之所。對外亦不公開。實爲他們吸收訓練共產黨員的機關。毛澤東透過這所俱樂部，後來也的確抓到了不少囉嘍小卒，爲他搖旗吶喊。三是易禮容與楊開慧（此時與毛已結婚）所搞的「文化書報社」，藉售各種書報文具爲名，專以推銷共產主義的書刊爲實。外埠的如新青年、星期評論、每週評論、京滬日報等，在長沙也祇該社有售。生意不惡，賺錢不少。而

流毒於湖南青年者，亦復很深。有傳易禮容與楊開慧有染者，亦始於此時。因他倆共同經營該社，楊營內，易對外，關係實太密切。易禮容又是一個風流色狼，日久生情，自是不免，何況他們已倡「共妻」邪說，便非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了。文化書報社，經營了七、八年，直到長沙馬日反共事變發生，許克祥才把它封閉了。楊開慧、易禮容均逃之夭夭，逍遙法外。至對日抗戰時，易禮容又復公開活動。當毛澤東於三十四年

奉蔣委員長之召來重慶，共商國是時，易曾與之一晤。隨之又投入共產黨去了。我所親歷的事：重慶較場口的事件，就是易禮容指揮湯湘傑輩所搞的，而罪過則由朱學範（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）完全承擔了。易禮容之能重返共產陣營，戴罪立功，這自是原因之一。

標準小人使才弄鬼

我與毛澤東，在長沙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分別之後，直到民國十三年，才與他重逢於廣州。余於十二年，隨湘軍入粵，原在部隊擔任文職工作。十三年，才轉入第二軍官學校肄業。本校係選送湘軍優秀幹部所組成。督辦係譚延闓先生（湘軍總司令），校長陳嘉祐（湘軍第五軍軍長）。所有教職員，皆清一色的湖南人。其時所謂「聯俄容共」，已在實行。湘軍領袖和幹部人物，與共產分子（全係跨黨分子）公開交往，概無禁忌。機關學校、部隊容納跨黨分子工作者，亦爲極普遍的現象。湘籍著名的共產黨人，如李富春、方維夏、毛澤東、李六如、謝晉等，皆屬該軍校的政治教官。毛澤東時任廣東農民講習所的所長。在該校則擔任農民問題課程的講授。毛澤東出身的學歷，雖次於我；但他長我十歲，我又實際聽他講課，我也祇好把他當作老師。他來上課時，仍着長衫，或中山裝，却未見他穿過西裝。但其儀容與衣着，却比在長沙時已乾淨得多，沒有過去那種邇邇相。上課時沒有課本或講義，也很少寫黑板，完全採用講演方式。他平時說話，原是慢條斯理，笑時亦顯得有氣無力。在此以前，我沒有聽

過他系統的講話。他上課時，初則細聲細語，娓娓而談，繼而聲漸揚揚，終則激昂慷慨，旁若無人。搞文稿則交給方陶去謄錄。方陶是一個極聰明可愛的女孩。或因乃父的關係，早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，（方與平江李宥如先生之子李琳結婚，回國後，都退出共黨）。後來與我同輪由廣州經海參威赴莫斯科。詢及何以能識別毛澤東那種鬼畫符似的蠅頭小子？她說：「我為他經常擔任義務書記，摸熟了，就沒什麼難了。」每次會議結束，毛澤東照例要作一個結論。他並未因寫文章而分散了心，還是綜合各方的發言意見，巨細無遺，或贊成，或否定，更或批評補充，頗能恰到好處。毛澤東小有鬼才，這是不可否認的。俗語說：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小人才便為惡。」孔子並說過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毛澤東恃才使氣，使才弄鬼，也就是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」的標準小人。前者，如他之對付劉少奇和林彪等；後者如他之對付陳獨秀和陳紹禹等；都可作為印證。

我承認自己的思想，在民國十二年以前，還是游移不定的。什麼無政府主義、基爾特社會主義、工團主義、共產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學說，充滿着「腦子，始終觀望，不知如何取捨？自到廣州革命基地，親聆國父孫先生幾次演講，和真正讀過三民主義以後，不但非常尊崇國父的偉大；且認三民主義，才是我們國家環境所真正需要的革命思想，幾經困學窮究之後，我的思想，才算定了型。其他龐雜的思想，才由腦子裏面完全剔去。這時毛澤東輩，雖目我為國民黨的左派

，而我對毛澤東輩的思想行為，却完全存了否定的心理。他們要介紹我加入共產黨，我亦常常藉詞推託。因之，毛常語於方維夏，批評我「頑固」，類左而實右。方又私以告我，意在誘我澈底左傾前進。余亦明白告方；革命就是革命，革命思想和行動，取決於革命的實際環境，那有什麼左右之分，當時我與方維夏、謝晉兩位好好先生，關係較好（方似另有用心）。這或許是兩位先生，中國古書讀得多一點；我亦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；成為我們較為接近的原因。可是事情弄到後來愈糟。這是我經中國國民黨中央考選留俄發榜以後，方維夏在其寓所，款宴我和其女兒方陶。毛澤東等都在座，在毛大吃椒辣、大喝酒之餘，公開表示，有意阻我赴俄行程。方維夏則贊我仍有可為。

毛澤東的用意，我心中自然有數的。默察方意，則在使方陶有一個照顧的好同伴。當時我想這不過只是毛澤東說說而已，並沒有把他放在心上

上。不意後來，我留俄之行，竟然發生了問題。余即拜訪方謝兩位，請為我成全。始知為毛澤東說於陳延年（延年為留法學生，陳獨秀之子，時負廣州共黨責任）張大雷（鮑羅廷的翻譯）所阻，翌年謝晉到莫斯科，與我閒談時，才說出真象。我託人將情形報告校長陳嘉祐先生，並轉託俄國顧問鮑羅廷及其夫人協助，旁門打通，我才得成行。對毛澤東之無好感，為公為私，都從此更深。

民國十四年多，余離國赴俄以後，與毛澤東的一點點關係，亦從此永絕了。迨我由俄返國時，他已推倒陳獨秀，戰勝瞿秋白、李立三座鎮井崗山，立寨稱酋了。其時，國軍正在江西剿匪，以朱（德）毛並稱，有人謔其音為「豬毛」。中央就懸賞十萬，活捉朱、毛兩人。時人便有「今年豬毛價錢好，大家努力拔朱毛」之謠。這是我初抵國門，所聽到有關毛澤東的故事。（摘自今日大陸）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